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十卷 徐君寶節義雙圓

晚來江闊潮平，越船吳榜催人去。稽山滴翠，胥濤濺恨，一襟離緒。訪柳章台，問桃仙圃，華如故。向秋娘渡口，泰娘橋畔，依稀是、相逢處。窈窕青門紫曲，舊羅衣新翻金縷。仙音恍記，輕籠漫捻，哀弦危柱。金屋難成，阿嬌已遠，不堪春暮。聽一聲杜宇，紅殷絲老，兩花風絮。

這一隻詞兒名《水龍吟》，是陳敬叟記錢塘恨之作，蓋因宋朝謝太后隨北虜而去也。那謝太后是理宗皇后，丙子正月時，元朝伯顏丞相進兵安吉州，攻破了獨鬆關，師次於皋亭山，那時少帝出降。是日元兵駐錢塘江沙上，謝太后禱祝道：「海若有靈，波濤大作。」爭奈天不佑宋，三日江潮不至。先前臨安有謠道：「江南若破，白雁來過。」白雁者，蓋伯顏之讖也。到三月間，伯顏遂以宋少帝、謝太后等三宮六院盡數北去，那時謝太后年已七十餘矣，所以陳敬叟這首詞兒有「金屋阿嬌，不堪春暮」之句，又以秋娘、泰娘比之。蓋惜其不能死節也；況七十餘歲之人，光陰幾何，國破家亡，自然該一死以盡節，怎生還好到犬羊國裡去偷生苟活？請問這廉恥二字何在！當時孟鯁有《折花怨》詩譏諷道：

匆匆杯酒又天涯，晴日牆東叫賣花。  
可惜同生不同死，卻隨春色去誰家？

又有鮑輓一首詩譏諷道：

生死雙飛亦可憐，若為白髮上征船。  
未應分手江南去，更有春光七十年！

那時宋宮中有個王昭儀，名清惠，善於詩詞，隨太后北去，心中甚是悲苦，題《滿江紅》詞一首於驛壁上道：

太液芙蓉，渾不似舊時顏色。曾記得恩承雨露，玉樓金闕。名播蘭簪妃後裡，暈潮蓮臉君王側。忽一朝擊鼓揭天來，繁華歇。龍虎散，風雲滅。千古恨，憑誰說。對山河百二，淚沾襟血。驛館夜驚塵土夢，宮車曉碾關山月。願嫦娥相顧肯從容，隨圓缺。

王昭儀這首詞傳播天下，那忠心貫日的文天祥先生讀這首詞到於末句，再三歎息道：「可惜夫人怎生說『隨圓缺』三字，差了念頭。」遂代作一首道：

試問琵琶，胡沙外怎生風色？最苦是姚黃一朵，移根仙闕。王母歡闌瓊宴罷，仙人淚滿金盤側。聽行宮半夜雨淋鈴，聲聲歇。彩雲散，香塵滅。銅駝恨，那堪說。想男兒慷慨，嚼穿齧血。回首昭陽離落日，傷心銅雀迎新月。算妾身不願似天家，金甌缺。

又和一首道：

燕子樓中，又挨過幾番秋色。相思處青年如夢，乘鸞仙闕。肌玉暗銷衣帶緩，淚珠斜透花側。最無端蕉影上窗紗，青燈歇。曲池合，高台滅。人間事，何堪說！向南陽阡上，滿襟清血。世態便如翻覆雨，妾身元是分明月。笑樂昌一段好風流，菱花缺。

那王昭儀五月到上都朝見元世祖。你道那一朝見怎生得過，可有甚乾淨事來！十二日夜，幸虧得宋朝四個宮人陳氏朱氏與二位小姬自期一死報國，不受犬羊污辱。朱氏遂賦詩一首道：

既不辱國，倖免辱身。世食宋祿，羞為北臣。  
妾輩之死，守於一貞。忠臣孝子，期以自新！

題詩已畢，四人遂沐浴更衣，焚香縊死。元世祖覽了朱氏這首詩，大怒之極，遂斷其首。王昭儀心慌，遂懇請為女道士。雖然如此，怎比得朱氏四位一死乾淨。若不虧朱氏四人，則宋朝宮中便無盡節死義之人，堂堂天朝，為犬羊污辱，千秋萬世之下，便做鬼也還羞恥不過哩！就如那徐德言、樂昌宮主雖然破鏡重圓，那羞恥二字卻也難言。從來俗語道：「婦人身上，只得這件要緊之事，不比其他物件可以與人借用得。」所以那《牡丹亭記》道：「這件東西是要不得的，便要時則怕娘娘不捨的；便是娘娘舍的，大王也不捨的；便是大王舍的，小的也不捨的。那個有毛的所在，只好丈夫一人受用。可是與別人摸得一摸、用得一用的麼？」只賊漢李全那廝尚且捨酸吃醋，一個楊老娘娘兀自不捨得與臊羯狗受用，何況其餘學好之人、清白漢子？從來有大有小，君臣夫婦，都是大倫所關。此處一差，萬劫難救。如今且說民間一個義夫節婦做個榜樣。正是：

還將已往事，說與後來人。

話說宋朝那時岳州有個金太守，為官清正，一生尚無男子，只生個女兒，取名淑貞，自小聰明伶俐，讀書識字。可憐金淑貞十二歲喪了母親吳氏，金太守恐怕續娶之妻磨難前妻女兒，因此立定主意不肯續弦，只一個丫鬟在身邊，以為生子之計。金淑貞漸漸長成一十六歲，出落得如花似玉，這也不足為奇。只因他廣讀詩書，深知禮義，每每看著《列女傳》便嘖嘖歎賞道：「為女子者須要如此，方是個頂天立地的不戴網兒的婦人。」從來立志如此，更兼他下筆長於詩詞歌賦，拈筆便成，落墨便就，竟如蘇老泉女兒蘇小妹一般。金太守喜之不勝道：「可惜是個女子，若是個男兒，穩穩的取紗帽兒有餘。休得埋沒了他的才華，須嫁與一般樣的人，方才是個對手。」訪得西門徐員外的一個兒子徐君寶一十七歲，甚有才學，真堪為婿。金太守只要人品，不論門第，就著媒婆到徐員外處議親。那徐員外雖是個財主，不過是做經紀之人，怎敢與官府人家結親？徐員外當下回覆媒婆道：「在下是經紀人家，只好與門廝當、戶廝對人家結親，怎敢妄扳名門貴族，與官宦人家結親？況且金老爺只得一位千金小姐，豈無門當戶對之人？雖承金老爺不棄，我小兒是寒門白屋之子，有甚麼福氣，怎生做得黃堂太守的女婿？可不是折了寒家的福！」媒婆道：「這是金老爺自家的主意，情願與員外結親，打聽得你兒子有文才，所以不論門第高低。從來只有男家求女，那裡有女家求男？休的推遜則個！」徐員外見媒婆立意要結親，只得老實說出真情道：「既承金老爺再三主意，這也是不必說的了。但有一樁最不方便之事，不要誤了小姐的前程萬里。」徐員外口裡一邊說，一邊瞧著內裡，恐怕自己婆子聽得，便就低言悄語的對媒婆道：「我家老妻極是不賢惠之人，係是小戶人家出身，生性甚是偏執，嘴頭子又極躁暴，終日好絮絮聒聒，罵大罵小。只因我在下讓慣了他生性，他便靠身大了。以此耳根整日不得清淨，好生耐煩他不得，無可奈何。小姐若嫁到我家來做媳婦，終日姑媳相對，怎當得他偏要絮聒。況且是一位千金小姐，金老爺掌中之珍、心頭之肉，一生嬌養慣的，怎生好到寒家來受老妻日後嘔氣？這親事是別人求之不得的，在下怎敢推阻？只因這一件大事不便，恐明日誤了小姐終身之事，反為不美，萬萬上復金老爺，別選高門對姻則個！」說罷，送媒婆出門。媒婆就將這話與金太守知道。

金太守也在狐疑之間，只恐嫁過去日長歲久，姑媳不和，好事反成惡事，反為不美。只因女婿有文才，日後是個長進之人，不忍輕易捨去，事在兩難。遂將此事說與丫鬟，要丫鬟在女兒面前體探口風。丫鬟在小姐面前悄悄將此事說與知道。小姐道：「一善足以消百惡，隨他怎麼絮聒，我只是一心孝順，便是泥塑木雕的也化得他轉。」丫鬟遂將此事稟與老爺，老爺知女兒一心願嫁，又著媒婆去徐員外處說。徐員外見金太守立意堅決，自己小戶人家，怎麼敢推三阻四？只得應允。選擇吉日，行了些珠釵彩緞聘禮。金太守遂倒賠妝奩，嫁到徐家。合巹之日，鼓樂喧天，花燭煒煌，好生齊整。但見：

笙簧雜奏，簫管頻吹。花簇簇孔雀屏開，錦茸茸芙蓉褥隱。寶鼎香焚，沉檀味捧出同心。  
銀燭光生，紅蠟影映成雙字。門懸彩幕，恍似五色雲流。樂奏合歡，渾如一天霧繞。賓贊齊唱

《賀新郎》之句，滿堂喜氣生春。優伶合誦《醉太平》之歌，一門歡聲載笑。攙扶的障著「女冠子」，簇擁「虞美人」，顛巍巍「玉交枝」，走得「步步嬌」，滿地都成「錦纏道」。撒帳的揭起「銷金帳」，稱贊「二郎神」，鬧烘烘「賞賞花」，斟著「滴滴金」，霎時做就「鵲橋仙」。只聽得丁丁噹噹「金落索」，「玉芙蓉」，一片價熱熱鬧鬧「四朝元」、「三學士」。果是門闌多喜氣，女婿近乘龍。

話說徐君寶與金淑貞兩個成親捉對，好生一雙兩美，日日的吟詩作賦，你唱我和。徐君寶倒也不是娶個妻子，只當請了一個好朋友，在家相伴讀書。這等樂事，天下罕有。爭奈那個婆子娶得媳婦不上一月，他便舊性發作，道兒子戀新婚，貪妻愛，就有些絮絮聒聒起來。幸得徐員外十分愛護，對婆子道：「他是千金小姐，與我們小戶人家骨頭貴賤不同，別人兀自求之不得，我們不求而得之，這是我家萬萬之幸。我家想當發跡，所以金太守不棄寒賤，肯把我家做媳婦，正是貴人來踏賤地，燒紙般也沒這樣利市。你不見《牡丹亭記》上杜麗娘是杜知府的女兒，陰府判官也還敬重他，稱他是千金小姐，看杜老先生分上。何況於我們？我們該分外敬重他才是，怎生絮絮輕賤他？明日金太守得知了，只說我家不曉事體，不值錢他的千金小姐。」苦苦勸這婆子。這婆子卻是害了胎裡之病一般，怎生變得轉？隨這老子苦勸，少不得也要言三語四，捉雞兒，罵狗兒，歪廝纏的奉承媳婦幾聲。徐員外一時攔不住嘴，無可奈何，不住的歎息數聲而已。虧得金淑貞識破他性格，立定主意，只是小心恭敬，一味孝順，婆子卻也聲張不起，漸漸被媳婦感化了許多。

不意一年之外，徐員外喪門、甲客星動，老夫妻兩口一病而亡。徐君寶與金淑貞湯藥調理之餘，身體甚是羸瘦不堪，兼之連喪雙親，苦痛非常，夫妻二人幾次絕而復甦。守孝一年，又降下一天橫禍來。你道這橫禍卻是怎生？那時正是度宗之朝，奸臣賈似道當國，封為魏國公，權勢通天，人都稱之為「周公」。他住西湖葛嶺之上，日日與姬妾游湖，鬥蟋蟀兒耍子，大小朝政一毫不理，都委於館客廖瑩中、堂吏翁應龍二人之手，各官府不過充位而已。正人端士盡數罷斥，各人都納賄賂以求美官，賄賂多者官大，賄賂少者官小，貪風大肆，人莫敢說。以致元朝史天澤統兵圍了襄陽，阿術統兵圍了樊城，兩處都圍得水泄不通，以示必取之意。京湖都統制張世杰領兵來救，到得赤灘圍，被元人大戰而敗。夏貴又領一支兵來救，又被阿術新城一戰，大敗而還。那史天澤好狠，又撥一支兵付與張弘范守住鹿門，斷絕宋人糧道並鄂鄂的救兵。從此襄、樊道絕，勢如壘卵之危。岳州與襄、樊相去不遠，人心洶洶。徐君寶見襄、樊圍困，自知生死不保，夫妻二人計議道：「襄、樊如此圍困，其勢斷不能保全。況賈似道當國，貪淫不理朝事，日日縱游西湖之上，與姬妾鬥門蟋蟀，如此謀國，天下怎生能夠有太平之日？元兵若破了襄、樊，乘上流之勢，頃刻便到此地，我與你性命休矣。即使奔走逃難，苟活性命，其勢亦不能兩全，則我夫妻二人會合之日不多，樂昌破鏡之事，必然再見，怎生是好？」金淑貞道：「生則同生，死則同死，此是一定之理。樂昌宮主之事，我斷不為。若日後有難，妾只有一死以謝君，當不作失節之婦，以玷辱千古之綱常也。」徐君寶道：「死則一處同死。你若能為盡節之婦，我豈為負義之夫？若你死而我不死，九泉之下，亦何面目相見。是有節婦而無義夫也。吾意定矣。」夫妻二人日日相對而泣，以死自誓。有詩為證：

平章日日愛游湖，不惜襄樊病勢枯。

致使閨中少年侶，終朝死誓淚模糊！

不說徐君寶夫妻二人以死自誓，再說襄、樊一連圍困了五年，事在危急。賈似道只是瞞著度宗皇帝，終日燕雀處堂，在半閒堂玩弄寶貨，與娼尼淫媾，十日一朝，入朝不拜，宮中一個妃子在度宗皇帝面前漏泄了襄、樊圍困消息，賈似道知道了，遂把這妃子誣以他事賜死。自此之後，一發瞞得鐵桶相似，竟置襄、樊於度外。荊湖制置使李庭芝見襄陽圍急，差統制官二員，一名張順、一名張貴，率領水兵數萬，乘風破浪而來，逕犯重圍，奮勇爭先，元兵盡數披靡，以避其鋒，直抵襄陽城下。及至收軍之時，獨不見了統制官張順。過了數日，見一屍首從上流而來，身披甲冑，手執弓矢，直抵橋樑，眾兵士爭先而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張順將軍，身上傷了四槍，中了六箭，怒氣勃勃如生。眾兵士都以為神，遂埋葬於襄陽城外。張貴進了襄陽，守將呂文煥要留他共守。張貴恃其驍勇，要還鄂州，遂募二人能埋伏水中數日不食者持了蠟丸書，赴鄂州求救。二人到了鄂州，鄂州將官許發兵五千，駐於龍尾州，以助夾擊。二人又從水中暗來，約定了日子。怎知那鄂州兵士前一日到，忽然風水大作，不能前進，退了三十里下寨，有幾個逃兵走到元人處漏了消息。元人急差一支兵來，先據在龍尾州以逸待勞。張貴那知就裡，統兵前進，鼓噪而前，漸漸搖到龍尾州，遙望見軍船旗幟，只道是鄂州來救之兵。及至面前，方知是元兵，張貴力戰，身被十餘槍，遂被元兵拿住。阿術要張貴投降，張貴立誓不屈，一刀結果了性命。元兵把張貴的屍首扛到襄陽城下，守城之人無一不痛哭。呂文煥遂把張貴葬埋於張順側，建立雙廟以祀之。有詩為證：

忠臣張順救襄陽，力戰身亡廟祀雙。

此是忠臣非盜賊，休將《水滸》論行藏。

話說張順、張貴二將來救襄陽，力戰而死，敗報到了朝中，賈似道只是置之不理。凡有獻奇計的，賈似道都斥而不納。直待元將張弘范用水陸夾攻之計破了樊城，城中守將都統制范天順仰天歎道：「生為宋臣，死當為宋鬼。」遂自縊而死。都統制牛富率領死士百人巷戰，元兵死傷者不可勝計。牛富渴飲血水，轉戰而進。元兵放火燒絕街道，牛富身被重傷，以頭觸柱赴火而死。偏將軍王福見主將戰死，歎息道：「將軍既死國事，吾豈可獨生？」亦赴火而死。襄陽守將呂文煥見樊城已失，襄陽決無可保之理，星夜差人前往求救，賈似道並不發兵救援。呂文煥見元兵四面圍困，慟哭了一場，只得投降了元朝。元兵破了襄陽，乘勢席捲而來。取了鄂州、鄂州、蘄州，攻破了岳州。百姓紛紛逃難出城，徐君寶夫妻二人雙雙出走。怎當得元兵殺人如麻，人頭紛紛落地，男男女女自相踐踏而死，不知其數，好生悽慘。但見：

陰雲慘慘，霎時間鬼哭神號。黃土茫茫，數千里魂飛魄喪。亂滾滾人頭落地，略擦過變作沒頭神。骨都都鮮血橫空，一沾著都成赤發鬼。呼兄喚弟，難見東西。覓子尋爺，那分南北？挨挨擠擠，恨乾坤何故難容千萬人。奔奔波波，怨爹娘怎生只長兩隻腳。果是寧為太平犬，莫作亂離人。

話說徐君寶夫妻二人逃難而走，元兵從後殺來，血流成河，喊聲震地。亂軍中金淑貞回頭，早已不見了夫主，心下慌張之極。正然四處尋覓，忽被一支兵來追殺，金淑貞急走忙奔，怎當得鞋弓襪小，當下被元兵拿住，解到唆都元帥帳下。那唆都元帥是殺人斬眼的魔君，若是攻破了城池，便就屠戮城中人民，雞犬不留。因見金淑貞生得分外標緻，與眾婦人不同，便有連戀之意，遂叫帳前管家婆監守。金淑貞自分必死，但不知徐君寶死活信息，倘或丈夫尚在，還指望一見，苟延殘喘；若元帥逼迫，便自刎而亡，以報丈夫於地下。金淑貞立定主意，唆都元帥屢屢要姦淫他，金淑貞只是不從。唆都元帥雖好殺人，風月之事亦頗在行，見金淑貞強勉不從，也就不來十分上緊要他從順。又恐怕逼迫之極自尋死路，可惜了這個出色的美人。因此不來強逼為婚，只是吩咐管家婆慢慢的勸解，要金淑貞自己從順。正是：

得他心肯日，是我運通時。

卻說唆都元帥帶了金淑貞一路從岳州而來，幾次要與金淑貞成其夫妻之事，那金淑貞一味花言巧語的答道：「妾本是民間婦人，若做得元帥的姬妾，豈不是天大之福？但妾與夫主甚是恩愛，今亂軍之中不知存亡死活。若丈夫尚在，妾便做了元帥的姬妾，這便是忘恩負義之人。亡恩負義之人，元帥又何取乎？待過了三五個月，慢慢探聽，若妾夫果死於亂軍之中，則妾之願亦盡矣。妾身無歸，便伏侍元帥可也。」唆都元帥聽了金淑貞之言甚為有理，遂滿心歡喜，再不疑心，也不來逼迫。那金淑貞日夜再不解帶。唆都元帥攜了金淑貞從岳州直到了杭州地面，一路上逢州破州，逢縣破縣，殺得屍骸遍地，金淑貞好不心酸，又不知丈夫在那裡。唆都元帥打破了杭州，降了少帝，屯兵於韓世忠舊宅之中。一路來數千里，都被金氏巧語花言騙過，再也不曾著手。金淑貞暗

暗的道：「昔韓世忠夫妻為宋室忠臣，他夫人是個娼婦，尚能立志如此。我若失節，何以見夫人於地下？」唆都偶然捉得一個岳州逃難來的人，恰好是徐君寶的鄰人曹天用。唆都審問來歷明白，卻吩咐曹天用道：「你若依俺言語，俺便重重賞你。若不依俺言語，俺便砍了你這顆驢頭。」曹天用喏喏連聲，怎敢不依？唆都道：「你莫說出是俺主意，只說前日亂軍之中，親見徐君寶被亂軍殺死在地，只此是實。」曹天用領了唆都之言。那唆都卻只做不知，故意將曹天用暗暗傳與金淑貞知道。金淑貞正要訪問丈夫消息，得知曹天用在此，便悄悄訪問丈夫細的。曹天用悉依唆都之言，又添上些謊，一發說得圓穩。金淑貞是個聰明之人，早已猜透八九分，只得假意痛哭。唆都一邊就著管家婆說要成親之事，金淑貞一發曉得是假。見唆都漸漸逼將攏來，恐受污辱，又假意對道：「待妾祭過亡夫，然後成親，未為晚也。」唆都信以為然。金淑貞暗暗的道：「我死於韓世忠宅，韓夫人有靈，當以我為知己，強如死在他處沒個相知。」遂焚香再拜，暗暗禱祝，伏地痛哭，痛哭已畢，提起筆來寫《滿庭芳》詞一首於壁上道：

漢上繁華，江南人物，尚遺宣政風流。綠窗朱戶，十里爛銀鉤。一旦刀兵齊舉，旌旗擁、百萬貔貅。長驅入，歌樓舞榭，風捲落花愁！  
承平三百載，典章文物，掃地都休。幸此身未北，猶客南州。破鑿徐郎何在？空惆悵、相見無由。從今後，斷魂千里，夜夜岳陽樓。

金淑貞題此詞已畢，將身悄悄投入池中而死。唆都知道，不勝歎息。因伯顏丞相率領少帝三宮六院北去，唆都拔寨而起，離了韓世忠宅子。後人因見元兵去了，遂撈起金淑貞屍首，見他衣服層層縫得牢固。眾人歎其節義，將棺木盛殮。

不說金淑貞死節，且說當日徐君寶被元兵趕來，幾乎難免，只得躲於積屍之中，以屍遮蔽，過了一夜，方才走起來，逃得性命。身上還有包裹一個，撞著一陣敗殘軍兵，那敗殘軍兵殺元兵偏生沒用，劫搶行李且是能事，把徐君寶的包裹搶擄而去。可憐徐君寶身邊一文俱無，又是個讀書之人，那裡吃得辛苦？到此無計奈何，只得沿路乞食，訪問妻子消息。有知道的說：「你的妻子被唆都元帥搶擄到杭州去了。」徐君寶兩淚交流，暗暗的道：「不知妻子可能踐得前日的言語否？不知還能一見否？」遂一路乞食而來，到於杭州地面，夜宿於古廟之中，思量國破家亡，好生淒楚。朦朧睡去，只見妻子走來道：「妾義不受辱，死於韓世忠宅池水之中，感得韓夫人結為知己，君可到來一看。」徐君寶大哭而醒，一步一跌，走到韓世忠宅，看見妻子棺木，可憐玉碎珠沉，拊棺慟哭，死而復生。又思國家尚且如此，自己身子亦何足惜？生則同衾，死則同穴，不枉了夫妻一場，也投入池中而死。眾人遂把徐君寶屍首同葬於西湖之上。

那金太守城破之日，死於亂軍之中。丫鬟懷孕逃出，也逃於杭州之地。後來生了一子，接續金門香火，年年祭掃徐君寶夫妻墳墓。後墳上生出連理木，人以為義夫節婦之感。有詩贊道：

義夫節婦古來難，試鑿清池血欲丹。  
為問當年離亂事，可無榜樣與人看。